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已答之问

论诸先知对人类演进过程的影响
若干基督教问题的阐释

论上帝显示者的权能和地位
论人类的起源、能力和状况

阿博都巴哈◎著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已答之问

阿博都巴哈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已答之问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作者：阿博都巴哈

译者：廖晓帆

责任编辑：张玉营

出版：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地址：中国澳门氹仔广东大马路59号

德福海景花园海景阁6楼D座

电话：(00853) 28820940

传真：(00853) 28838350

电邮：nmpmacau@macau.ctm.net

nmpmacau@gmail.com

网址：www.newlightbook.com

www.datongbooks.net

版 / 印次：2009年11月修订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HKD25.00 RMB20.00

ISBN 978-99937-20-87-4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修订说明

《已答之问》是系统阐释巴哈伊信仰基本教义的重要经典文献，论题广泛，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浅明易懂。本中译本2000年初版，2004年重印，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肯定。

然而遗憾的是，初版及重印本存在不少瑕疵，尤其排版错误及不规范化问题，为此，我社在本次再版时进行了相应的更正、修订和补遗，包括：消除排版错误；规范译名和标点；按2008年后的新版系列教材更新引言译文；用“祂”和“祂们”指称上帝及其显示者；增补曹云祥的“序”和部分脚注；修润少量文字，等等。

多年来，热心的读者反馈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为配合本次再版修订，远在美国的译者不厌其烦地与编者磋商、推敲，在此，我们谨表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编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一九九八年中文版序

在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发问于天而成的诗篇《天问》，这位名震古今的大诗人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和优雅的诗句，拟写出一百七十多个有关天地万物、古史神灵的诘问，诸如，宇宙的始终、人类的由来、神灵的意志、人生的意义等。在当时这些睿智博思的问题要么是常人所未曾想，要么是庸人所不可思的，因而自然地成为长期以来无人能确切回答的问题。此所以曰“天问”——即只能索答于天却无法问之于人的疑惑。

然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波斯地区，一位非凡的圣贤——阿博都巴哈（1844～1921）却对这类问题作出了精辟可信的解答。他虽生活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然而凭着神圣而崇高的信仰，深邃而远广的目光，以及卓越而出众的智慧，他为这些寻根究底、追求真理的人们阐明了困扰着当今世人的一系列既是神学又是哲学的问题；也解答了近现代思想家们苦苦思考的一些社会学难题。即便是今天，读者仍能从书中感受到其精辟独到的见解及缜密而雄辩的逻辑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以及它跨时代的意义。它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清醒地思索存在的真谛，从而获得求知欲的满足和灵性上的启迪。对于正处于世纪之交，经历着社会经济秩序，尤其是思想意识形态之巨变与重塑的中国，阿博都巴哈的启示性意义就更为深远。“中国是未来的国家”，“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真理最为诚挚”——阿博都巴哈生前就曾如是说。所以有理由相信这

本《已答之问》会给提出“天问”的、积极求索的中国人带来明白可信的答案，并引导有志者走出精神的误区，步入真理的殿堂。

此书的中文版正是基于上述信念编译而成。为了使书中某些重要的逻辑论题更加清楚明了，为了使圣贤的思路更加方便地被一般中文读者所循，译者在必要之处对少数几章的标题作了再次编辑（英文版的原标题则保留在括弧内），或是在原题上另加了关键词。书中的地名、人名都尽可能采用国内史地教材或词典中的既定译法。仅有少数未见诸一般教育文献者，则参考了其他资料。

本书是以通俗易懂的访谈问答形式记述下来的。偶有不易理解之处，译编时已加入了脚注。但我们更多地是希望读者融会贯通，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掌握原文的精神，因为此中的智慧与奥妙深刻而丰富，恐非我等凡人之妄论所能及。因此，翻译时我们尽力在中文流畅自然的基础上保持原词原意。为了帮助广大的国内读者获得最基本的背景知识，我们还特意编撰了一个小小的“术语浅注”，排在书末。以此将书中出现得较为频繁的专门语汇集在一起，并根据巴哈伊信仰（旧称“大同教”）的权威文献，以及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中文《圣经》中的相应词条的注解作了简要说明。

该书1981年英文版的前言对全书作了很好的概括，并提供了有关阿博都巴哈生平及其信仰之背景的必要知识；1964年和1908年的英文版序言对其成书的经过情形作了简短而生动的介绍。若要真正地理解此书，这些不可不读，并附上了翻译。此书于1930年代就有了最初的中译本，译名是《已答之问题》，翻译者一位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先生，另一位是翻译家孙颐庆先生。笔者虽不曾见到其书，却有幸得到了两位先师为其译本所题的序跋。其文寥寥数语便道出了个中真义，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因而也收录本书，以飨读者。

这部中译本的译编前后历时近两年，其中的甜酸苦辣未可尽述。能够最终告成，除了因为译者心里有着坚定的信念作为不竭的动力之外，还应归功于来自多方的关怀与支援，特别是本书另一位译者小欧女士的可贵奉献与大力协作。她对本稿的初样作了详尽的评点，又为终稿的修订提供了自己的译本作参考，并细致地列出了对于争议之处的各种见地。该译本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章节及“索引”便借用了她的译稿作为蓝本。没有她的参与和付出也不会有这本书的今天。

另一位无私奉献者是安东·蔚尔先生。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将初稿逐字逐句地对照英文原书以保证翻译的准确，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还有陈丽新女士、莫伟文先生、韩明老师等，以及许多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朋友所给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汉英词典》（初版）的主要编者之一、现任美国瑞德大学中文部主任的吴千之先生。吴教授在百忙之中欣然接受了对本译稿的复审工作，为终稿的准确流畅提供了进一步保障。此外，原籍伊朗的巴哈伊、美国路柯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诺斯拉托拉·拉赛克也针对我们翻译当中久辩未清的疑难，提供了波斯文本的可靠信息。在此我要向这些令人敬重的良师益友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并向为此书的出版辛勤工作的编辑们顺致敬意。这许多的关注与支持使我倍受感动，我看到其实大家是抱着共同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切实产生启迪思想、开拓灵性视野的作用，为时下国人某些既成观念的更新、道德风尚的重塑和精神文明的营建提供一种大智大慧的全新思路。若能如此，便是我们翻译《已答之问》的真正价值所在了。

晓帆

一九九八年八月

一九三九年中文版序

(一)

大同教为最适合现代需要之宗教，一方面承认各教之真理皆出自一辙，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综其大成，一方面又指示世界之趋势，以统一人类之信仰，铲除争端，促进世界和平，此诚世界之新曙光也。

大同教之十二条根本原则为教祖博爱和拉在六十年前所宣示者：（一）世界人类的统一，（二）真理的独立研究，（三）各教是起于一个泉源的，（四）宗教是统一人类的主动者，（五）宗教是和科学一致的，（六）男女平等，（七）化除一切偏见，（八）世界和平，（九）教育普及，（十）经济的解决，（十一）世界共同的语言，（十二）国际裁判所。读者如欲知大同教（BAHA'I FAITH）之历史，可请读以下勒罗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LAROUSSE）中所记载关于该教之事实及不偏不倚之评论。一八一七年，博爱和拉生于波斯国度推希伦城里。在这时候，有一先知名巴孛宣传新道。博对于他很是信仰。后来不多几时，博和其他信徒被波政府处以流刑，放逐到博格塔，君士坦丁，爱特拿波等处。在这许多地方，土耳其政府受波斯（PERSIA）政府的嘱托，将博监视。在爱特拿波城的时候，博氏正式宣布他的使命说“吾便是巴孛著作中所预言将来造化的大显圣”同时博奏请欧洲各国君主树立新教，提倡和平，再后来，巴孛（BAB）的信徒都承认博氏是大圣人，就信从大同教。一八六八年，土皇再将博氏放逐到犹

太国的亚格城（ACCA），博氏自到此城之后，即从事著作，申明教义。到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博氏逝世。他的遗嘱命他的长子亚卜图博爱（ABDU'L BAHA）继续宣传教义，并以联络各地信徒为职志。大同教徒不独在信回教的国里，即欧美日本印度各国，也都有信徒。博氏曾将巴孛的教义扩而大之，再溶冶各教于一炉而成大同教，传授世人。以前犹太教徒等候救世主降世，耶教等候耶稣复活，回教（MUSLIMS）等候马迪（MAHDI），佛教等候第五佛，火教等候巴伦（SHAH BAHRAM），现在博氏降生，能副各教素来的希望，不啻集诸显圣于一人。

于是天下各教，自不再宜分门别户，当以大同教为依归，大同教里面没有教士的把持，没有礼节的拘束，也没有通俗的祈祷仪式。惟只要人人信仰造物，信仰诸圣，（指各国历代之圣如摩西、查罗斯德、佛陀、耶稣、博爱和拉）的意旨罢了。博氏的著作有意纲经，亚特经、亚达经及奏疏格言书信等。大同教鄙弃浮文末节，因为空言不如力行，凡事都当以身作则。再大同教除了注重个人道德，女子教育，友爱精神，社会经济各问题外，还规定人不当有接受认罪及赦罪的权威，再宜履行一夫一妻制，废弃独身主义而与社会中人常相交际，其余没有明文规定的，当服从各国法律，或由博氏所提议的“公理院”解决之，规定之。按大同教义说起来，凡人能尊敬一国元首，是尊敬造物一部份的义务。人人当提倡世界语，及服从国际裁判所，以求免除战争。博氏说的“你是一树之叶一海之水”二语，质实说起来，大同教并不是一种新教，乃集合各宗教而统一之，复新之罢了，现在该教为博氏之外孙沙基爱分地主持。（见勒罗百科全书插画新版补录六十六页）

本书乃博氏之子亚氏对教理之答案也。博与亚均为波斯之大教师，中国古语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研究大同教者曾有若干疑问，或浅或深，性质各有不同，故本书之告

成，实能裨益问道者，解答疑问。

尔来关于大同教之译本有《新时代之大同教》、《亚卜图博爱之箴言》与《笃信之道》三本，是书为第四本，余深信大同教能改造人心，造福人类，爰为之序。

曹云祥

民国二十二年双十节序于上海

一九三九年中文版序

(二)

二八年夏，有波斯籍友人奥司古力君出大同教《已答之问题》一书相示，并嘱译成华文。且言此书已由曹云祥君译就。但于付印时，一部被毁，未及再烦曹君重译，曹君竟尔长逝。故延至今日，译本仍未完成。今年七月奥君乃嘱余译被毁之一部，计三十六页。余勉应之。以未全窥此书内容，殊未敢贸然译述。乃于暇时，细读一遍，顿觉恍然有悟。余对于宗教，因一生劳碌，从未加以深究。但大同教对于宗教之原则，其一曾谓“宗教应与科学理智相符合”。至哉此言。余对于宗教，虽不学无所颖悟。但此原则，殊为余所欣然称是。大同教又称：宗教之真理皆属一致，暨乎时代之演进，多失其原来之真义，而派别歧出，于是尽失其真。大同教乃尽纳而镕化之，包括一切智慧理学，非片言所能尽述。若传之于世，则人类和平、世界大同之实现，必日近一日也。谨识此数言，以作读者之参考焉。

孙颐庆

一九三九年七月书于上海

一九八一年英文版前言

我们可否了解上帝？

上帝存在吗？

宗教的教义能否与科学协调？

作为人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曾一度被视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专属范畴。可如今不同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些已成了大众的领地。我们这焦躁而困惑的文明，已脱离使之维持了数十个世纪的信仰和价值观，蹒跚在自我毁灭的边缘之上。作为身在其中的个体，我们体验到了人生意义与目的的失落，这本是我们的先人想当然的问题，可是在今天，这些问题却乞求着答案。

《已答之问》一书，以一种迷人、简练而富于逻辑的风格，不仅谈到了上帝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而且论述了一系列肯定会使宗教真理的探求者及刨根问底之士和具有科学头脑的人都感兴趣的、涉及面极广的问题。其答案来自阿博都巴哈——巴哈伊信仰的先知及创始人的嫡子，其信仰是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信徒已遍布各国。这些答案就是由他1904、1905和1906年间的谈话录编辑而成的。在该书五个部分的各章节里，阿博都巴哈详细地论述了从玄学理论到现实事务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他深入到哲学领域，探讨诸如永生、宿命、自由意志以及错误信条“转世轮回”等诸多命题——此间总是以实际的足行走于灵性之途。另一方面，他还谈到了有关人类社会组织机制的问题，例如，罢工问题、罪犯的处置问题，以及劳资双方关系适宜性问题——并给这些寻常的现世事务注入了灵性的

内涵。

《已答之问》开篇的第一部分，阿博都巴哈就凭着逻辑推理及传统经典的论证确立了上帝存在、以及神圣教育者或上帝显示者乃必需的论点。他将每一位显圣者都视为上帝对人类展开的教育计划中从不间断的一个环节，分几次谈话论述了祂们当中几位、祂们的生活及成就，其中包括亚伯拉罕、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巴孛和巴哈欧拉。就这样他给宗教史及宗教自身的本性都重赋了新的光采。在本书的第三部分，阿博都巴哈回到上帝显示者的主题，进一步详细阐明了被选为上帝发言人的那些奇特生命的品质、地位和权能。

在《已答之问》的第二部分中，阿博都巴哈展示了巴哈伊对于好些棘手的基督教难题的看法。他对基督“再临”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阿博都巴哈还以一种肯定让接受了传统基督教教育的读者也耳目一新、感到大受启迪的方式，稽考了基督的出生、复活、洗礼、圣餐的含义、基督的神迹以及“三位一体”等问题。

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中，阿博都巴哈思索的则是人的起源、能力和状况。巴哈伊所肯定的科学与宗教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观点，在他关于人种起源与发展的阐述中得到了生动的阐释。本书最后的第五部分谈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讨论了人类知识的基础等问题。

《已答之问》一书，在风格与结构上都有别于阿博都巴哈的其他著作。他的《阿博都巴哈圣约与遗嘱》以三个章节的篇幅将权力授予巴哈伊的教务行政团体，保证了信仰的完整与团结。《神圣文明的隐秘》是关于现代文明普遍状况的论文。

《旅者札记》记录了巴比信仰和巴哈伊信仰的早期历史。《忠信群英传略》写下了阿博都巴哈对七十九位早期巴哈伊信仰者的回忆，写的全都是他们对巴哈欧拉的爱。唯独《已答之问》一书以他在就餐时答复提问的形式，给读者提供了不同主题的

若干短文——其中每一篇都既可作为单个的题目于小坐之时学而思之，也可作为谈话集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来进行深入研读。这些访谈大部分都较为精短，保留了对话的印记，且都是用清晰具体的解说来阐明艰涩的问题，以幽默来宽解严肃。每一个章节都在一种“明快的简洁”和“雄辩的说服力”中，展示了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教义及其完善的观点。

巴哈伊信仰是由称号“巴哈欧拉”（即“上帝之荣耀”）的米尔扎·侯赛因·阿里（1817~1892）所创立的。巴哈伊信仰的起源与巴比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巴比信仰由人称“巴孛”（意为“门”）的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于1844年创立于波斯（今伊朗）。巴孛曾宣告，祂不但是一个独立宗教的始创者，而且是另一个新的、更伟大的神圣先知（或称上帝使者）的先行者，那更伟大的先知将为全人类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巴哈欧拉于1863年宣告祂，就是巴孛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

巴哈欧拉的教义很快就使祂与波斯政府及穆斯林僧侣们发生了冲突，并致使祂从伊朗被流放到了奥斯曼帝国境内几个不同的地方。1868年，祂作为一个囚犯被押送到圣地区域内的监狱之城阿卡，1892年逝世于该城近郊。在其遗嘱中，祂指定其长子阿博都巴哈（1844~1921）为祂的继承人，领导巴哈伊社团并解释巴哈伊经典。后来，阿博都巴哈又指定了他的长孙守基·阿芬第（1897~1957）为其继承人，作为“圣护”以及巴哈伊教义的指定诠释者。今天，巴哈伊世界社团的教务由“世界正义院”这一经选举产生的、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机构来管理。

巴哈伊信仰的中心教义是“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巴哈欧拉所宣示的根本原则是：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的天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世上各个伟大的宗教本源上都是神圣的；各宗教的使命体现了人

类社会灵性演进的各个相承阶段。由于巴哈欧拉指出了宗教的宗旨就是推进和谐与团结，且宗教是取得社会安定和有序发展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巴哈伊经典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所必需之机制的框架。这包括：一个具备行政、立法和执法体系的世界联邦或称世界共同体，一种国际通用辅助语，一个世界性经济，一个世界范围之内互相联通的机构，以及一个通行世界的货币、重量等的度量衡制度。

巴哈伊经典还提供了帮助巴哈伊（即巴哈欧拉的信从者）实现人生基本目标的具体指导——他们在努力实现人类团结、世界和平与世界新秩序的同时，要认知并崇拜上帝，“推动文明不断进步”。巴哈伊经典号召人们培养良好的品格并发展诸如诚实、可信、有同情心及讲公道等灵性品质。这些是通过祈祷、默思以及在灵性上服务于人类的工作而取得——对于巴哈伊来说这些就是崇拜上帝的表达方式。在奉行“人类一体”这一巴哈伊原则上，巴哈伊著作呼吁消除种族、血统、阶级、国籍和性别等差异所引起的各种偏见。它们还呼吁系统地消除阻碍人类进步、妨碍人们获得生活中物质与精神两者平衡的各种迷信思想；这两点依赖于对“不受束缚地探索真理”以及“科学与宗教作为真理的两个方面和谐统一”等原则的理解。它们鼓励每个人都通过追求知识与获取技能来发展个人的独特才干与能力。因为要求人们从事某种手艺或职业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也是为了丰富社会这个整体。它们呼吁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完全参与，包括选举管理的过程及决策的作出，以贯彻巴哈伊关于“两性机会均等、共享权利与优待”的原则。它们还呼吁普及义务教育。

《已答之问》一书自从1908年在伦敦首次出版以来，已经出了好几版英文本，它在层出不穷的巴哈伊文献中一直都是最受欢迎、需求量最大的一部著作。更重要的是，该书作为由阿博都巴哈亲自鉴准的、其为数不多的几部谈话录之一，在巴哈

伊信仰的圣作文献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新版本则再次为那些巴哈伊教义的求知者以及那些求索寻道的灵魂提供了无价的资源。

一九六四年英文版前言

因为时常有人问起《已答之问》一书及其成书的经过等问题，当年在与阿博都巴哈的会谈中得到书中这些答案的劳拉·克利福·巴尼女士，向出版者提供了以下事实。

阿博都巴哈与劳拉·克利福·巴尼女士的谈话是在1904年至1906年之间这段艰难的岁月里进行的。当时阿博都巴哈被土耳其当局囚禁在阿卡监狱城，仅被允许接待少数几位来访者。在那些日子里，他还时常受到威胁：要被押解到一个遥远的沙漠囚禁所去。

作为对话者的巴尼女士在当年的会谈中安排了阿博都巴哈的一个女婿，或者他的三位秘书之一（那几位当时波斯的杰出人物）列席，以便准确地记录下阿博都巴哈对求教于他的许多问题所作的答复。之后，阿博都巴哈审阅了记录稿，有时还用他的麦杆笔更正一词半语。后来该谈话的记录由巴尼女士翻译成英文。其波斯文原稿如今已是海法巴哈伊文献馆的馆藏之一，若要了解有关此书的其他评注，请参考守基·阿芬第在《神临记》第107，206，268，305和383页上的论述。

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了革命，苏丹的统治被推翻。此后阿博都巴哈终于获释。几年以后，他旅行到埃及、欧洲和北美洲。期间接待了来自各宗教信仰和各阶层的群众，并会见了杰出人士。在教堂寺庙中、在大学讲坛上、在宗教活动中心和传道馆里，以及一些气氛友好的家庭聚会上，他向成批的听众发表过讲话。